

吻形蟲

複眼結聚

浮游的女群剛學會唱歌

日光從來不變

眼睛試著穿過鏡頭

帆船下錨於岸邊

情侶正準備

看著微弱的風連結髮稍

紉於表達

妳隨著水流漂泊

不繫於世界

緊緊地在情人的懷裡

貼下一種默契

仿如高亢的曲調

於是我抬起頭呼喊

錯過的日間有如斷層中的北海岸

在掌旗手的手中

隨著濤聲咆哮

被追憶起來

我們放逐的真相迴旋在

黑影的礁島上方

那些赤裸，發亮的夢

扭成一團較量

搶奪著一條天空的睡褲

那些身體混亂的線條

衝了過來——

阻擋前進的行列

無人能反駁

沉默裡的東西被拋棄，似乎又接近
真實裡頭的陰鬱、不安
更勝於謊言
力道更大更猛烈地
沖刷肉體的堤防
蜿蜒流入我們的哀傷

我們選擇骨牌般的悲觀主義
去推倒未來
我的心有時也在
苦役犯的洞穴
陣雨般的訃聞撒在空中
那是即將而來的未來否？

延著那些射線
那靠著它流動維持的文明
彷彿有著永恆火焰的熱度
迴旋，離散
在圓號中
移動打破並重構格局
但並非無法更動

越來越空
希望不是願望
相約成俗，希望不是災難
我們選擇避開所有安逸的沉默
公狗在睡
母貓貼著耳朵
房間的窗在酣眠
思想擠出的星火點燃發光，在列隊之中
我們的生命是比黑暗更重的籌碼
此夜降生

冷窗

你睡著時在想誰

傾灑的雨正往誰靠攏
時間會再歸來嗎，或否
只是一面鏡子裡
你看著你口中的咒語
塞在一隻瓶
捲進未知的海潮
——你返側入睡了

寓居於心
那些黑暗努力點燃的銀河
是否指向愛的源頭

可曾，有造物
因而現身，在一道
夢中留下的疤
產卵

像透鏡分影的虛像
輕易就變幻時間的盡頭
大海拍動著
拍動著波紋，彷彿
為了重合星星的焦聚
夢中不查的時代哀傷

上帝粒子

敏感的重力在形成
一首詩替代了宇宙的位置
輕盈的時刻
兩個相似的夢，如何
吸收上帝
從一個符號通過另一個的秩序
創造全部時空的隱喻

如何時間的邊緣，我們看見

寂寞擁有我們最多的相似
沉默是恆星時晨的歌聲
是虛弱使我們獲得重力
再次降臨

隱密的同盟
以感官命名的夸克
翻身撲騰，如島嶼周圍的海

我便是你醒前的地平線

秒與秒碰撞
我與睡眠再次結緣
像擁擠泉水的河床，我玩沙
有牡鹿飛急踏水
有破碎陰影般的水芹斜向那陣風
正推著更遠處的駁船
往孤獨的海灘去

夢中浪漫時期老早就過
日間的種種
像是礦物靜止著
加上白色，青色，藍色
維持一種張力
在一道壩之前
阻擋著流放的語言

再往前走，別像蘭波那樣說
——想必就到了世界盡頭
昨日的涓滴游向雲中悲傷的臉孔
像一面破碎的鏡子般的陽光
偶而，傷人地展現事物的剖面
比如，類木行星般的果實與芬芳
這裡的氣象學
與想你的時候一樣多變

混雜在那些記憶的閃爍之中
撥動哪些分針秒針的草原
園丁鳥把鈕扣、曬衣夾、
錢幣與磁磚
放入我的夢中
我把競爭折射的光收進一顆氬氣燈裡
我想我也曾經看過你

辨認著那蜿蜒氣味構成的秘道
允諾下一個早晨
像狩獵者的預感膨脹
身影終於停在這裡發現
我躺在這裡
猶若夜晚的戰利品

我房間的浮力在上弦月的釣竿之下
一線之間擾動
返照著在我這個年紀的紛亂
仍在開拓的事實
雄辯的身體想必等過你
在那些義符終於被拼湊的
許幾年，再被提及
回來過